

王蒙文集·微型小说、翻译小说

王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集. 微型小说、翻译小说/王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18-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蒙—文集②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小说集—世界 IV. ①C53②I247.8③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990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插页 4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18-7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微 型 小 说

脚的问候	(3)
南京板鸭	(6)
赛跑与摔跤	(9)
抢位子与空位子	(11)
不准倒垃圾	(12)
请务必鼓掌	(13)
谁的乒乓球打得好	(14)
吃臭豆腐者的自我辩护	(16)
小小小小小	(17)
互助	(18)
越说越对	(19)
牢骚满腹	(21)
不如酸辣汤	(22)
青蛙的痢疾	(23)
煮鸡蛋和广播操	(25)
龙舍里的千里马	(27)
我们是同类	(28)
她本来长得不丑	(29)

常胜的歌手	(31)
鸭的喜剧	(32)
变成天鹅之后	(33)
失恋的乌鸦二姐	(34)
听来的故事一抄	(36)
扯皮处的解散	(37)
雄辩症	(39)
维护团结的人	(40)
食欲问题	(41)
笋波	(42)
在白椒鸡旁	(45)
爽流	(48)
只有两家	(50)
壁虎与爱情	(52)
果汁	(55)
饭前	(57)
欲读斋志异(8则)	(59)
成语新编(12则)	(76)
老王系列(441则)	(97)

翻 译 小 说

奔腾在伊犁河上	马合木提·买合买提(维吾尔族)原著(415)
自我矫治	约翰·契佛〔美国〕原著(421)
恋歌	约翰·契佛〔美国〕原著(432)
天鹅	詹·傅瑞姆〔新西兰〕原著(448)
天地之间	帕·格里斯〔新西兰〕原著(455)
白雪公主	伊恩·夏普〔新西兰〕原著(460)
天赐马	伊恩·夏普〔新西兰〕原著(462)

- 简明三联画 弗朗西斯·庞德〔新西兰〕原著(464)
- 八角形 弗朗西斯·庞德〔新西兰〕原著(466)
- 费伯镇 詹尼弗·康普顿〔新西兰〕原著(468)
- 七年 爱德维琪·丹尼凯特〔美国〕原著(476)

微 型 小 说

脚的问候

饭后，语言学院的几个教师凑在一起闲聊，话题不知怎么的集中到各民族的不同的见面礼节上来了。大家谈到汉族的作揖、万福，满族的打千、请安，维吾尔族的抚胸、叉手，日本、朝鲜的九十度鞠躬，十八世纪欧洲贵妇人的屈膝礼，还有各国的军礼，最后归结到握手——这已经成为国际最通行的礼节了。

“你们知道用脚来问好的么？”东语系波斯语讲师、素有“老夫子”之称的郝世路说道。

什么？用脚问好？他的这一句话使大家一怔。这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礼节呢？伊朗、中东、西亚，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习惯，即使是南美的足球队员，他们的脚是那样发达和灵活，也不能一见面就互相踢两脚啊……

“胡扯！”一位女老师说。她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有点骄气和娇气的女性，说话也就有权随便一些。

“就是胡说！”随着她的话，大家七嘴八舌，你唱我和，把“老夫子”奚落了一顿。

但是郝世路很认真。等嘲笑的声音平息了，他用低沉的嗓音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那考验的日子，呼啦一下，一个早上我们全被“揪”了出来。牛鬼蛇神、洋奴、残渣余孽、寄生虫、砸烂狗头、反动透顶、十恶不赦、丑

恶面目……霎时间各种名词像雨点一样地浇来。作为搞语言的，我曾为我们祖国的语言中有那么多美好的、崇高的字眼儿而心醉、而赞叹，如今我才知道，汉语中原来还有那么多过去很少使用的凶恶的词汇。这些词儿的每一个，都能像利刃一样地穿透我的心胸，而我面对的是几十把这样的利刃。

我被关进了牛棚，被游斗……不过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听说我们的系总支书记侯瑞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老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腰里有两粒子弹。他每天自学外语到深夜，虽然他的发音实在糟糕，但是他的朗读的声音我最爱听。他曾经亲自给学生宿舍修理门窗……他是我无比信赖和尊敬的党的工作者。如今，他被揪、被斗、被拳打脚踢，用的竟也是党的名义。

我决定自杀。我可以忍受侮辱和折磨，却不能忍受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遭受践踏。这使我失去了希望。

决定自杀后，我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血液也停止了循环。这时，全院开批斗大会，高台上站满了挨斗的人。我被按捺着，做出那个时髦的姿势，我既不感到头皮和脖子疼痛，也听不见轰轰轰的声音。

就在这时，我的右腿肚子被轻轻地一击，又一击，又一击，不像无意识的碰撞——它很有节奏，更不像动武——它那么温和。难道是幻觉？不，它继续轻柔地传达到我的对一切强刺激都木然无觉的中枢神经。

我睁开了眼睛。由于是低着头，目光只能从裤腿缝隙中向后看去，我看到了一条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裤的腿在轻踢着我的右腿。

是他！

我猛地一转头，恰恰赶上他也猛地一抬头，然后，我们飞快地恢复了“低头认罪”的姿势。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的目光已经交换过了。

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原来他在挨斗的时候还在关怀着我。

他正好站在我的后面，他的头、臂、腰都被扭曲，于是，他用脚的敲击传达他的鼓励和安慰。

党存在着！党活动着！她被侮辱、被扭曲、被冒名顶替，然而，她没有屈服，没有被埋葬。她工作着，团结着，教育着知识分子……

我也提起了脚，轻轻地向后踢去。我的脚后跟触到了侯书记的腿……整个大会过程中，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互相问候着、“谈”着心。

当然，我没自杀。我活着，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亡，看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胜利。

郝世路讲完了，大家沉默着。女老师流下了泪。无声中大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没有什么礼节比这次脚的问候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了。

1978年

南京板鸭

老妈妈在择豆芽菜，心思却在那只南京板鸭上。孩子的舅舅带来了一只上好的南京板鸭。故乡的美味引起了回忆、乡愁，更引起了唾液和胃液的大量分泌。同时，也出了一个难题：怎样把它吃下去？

说的不是烹调和食用方法，而是如何选择一个隆重的时刻、隆重的场合隆重地享用板鸭。

请几个客人吧，儿子媳妇偏偏和友人们没有这种吃喝来往。娘儿仨自己吃掉，未免太轻率，做好了送一部分给邻居，又舍不得。

对，儿子和媳妇结婚已经四个月了。说不定再有半年就能抱上孙子，等孙儿过满月的时候，我们吃南京板鸭……幸福的想象使老妈妈乐得睁不开眼。

且慢！孙子在哪里呢？没有一点消息，又不好去问。现在搞什么“计划”，如果他们的计划是在三年——五年以后……吹了。

咚咚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异乎寻常的紧张的脚步声打断了老妈妈的甜蜜的胡思乱想。这脚步声的频率超出了人类所可能达到的，听了使人毛骨悚然。

咚咚咚，脚步声越来越近，从一层楼跑到六层楼来了。砰的一声，门开了，进来一个神色仓皇、个子不高的清瘦女人，她立刻拉紧了门，喃喃地说了一句：“我不是坏人，救救我……”径直向里间屋——儿子和媳妇的寝室跑去了。

什么人？疯子、强盗、鬼魂？都不像。

老妈妈盛豆芽的筐箩翻掉了，豆芽撒了一地。她也簌簌发抖。

幸好，媳妇回来了。媳妇是拔丝厂的工人，工厂就在这幢居民楼斜对门，老妈妈前言不搭后语地叙述了家中发生的事情。

媳妇是治保组长、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她才不信邪呢。她顺手抄起一根擀面杖，推门进了里屋。

不速之客已经上了床，钻到被子里，连头都蒙上了，只露出了一绺头发，还是黑油油的。女性的同情心使媳妇放下了擀面杖。再说，坏人钻被窝干什么呢？多半是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但她仍然警惕地叉开两腿，站在离床一米远的地方，厉声喝道：“出来！什么人？”

那女人伸出了头，憔悴的长脸，眼睛虽大却毫无神采，疲惫、惊恐，使她像一个老妇了。她说：“请相信，我不是坏人。我叫文美君，电影厂的编剧。有几个坏家伙要把我押到××去，他们打我，侮辱我，我受不了。我趁他们不注意跑掉了。如果你们能保护我几个小时，他们就会走的。到夜晚，我上火车去北京，到那里我要控告他们……”

女人的声音善良而且文雅，她那副瘦弱的样子倒也不像歹徒，文美君的名字似曾相识。这时，传来了楼下的一片嘶喊，还有敲锣声。

媳妇推开了楼窗，只听有人喊道：“抓黑线人物喽！抓大毒草的作者喽！抓逃跑的牛鬼蛇神文美君喽！”

“喂！”媳妇喊道：“你们要抓的是个什么罪犯呀？”

“文美君！是毒草电影《草儿青青》的作者，她是黑线上的！”传来嘶哑的回答，“你们怎么，看见她了么，三十多岁，女的，瘦子……”

“我们？”媳妇重复一句。《草儿青青》这四个字，使媳妇惊呆了，一片光辉照亮了她的眼睛和心。恋爱的时候，她和他一共看过三遍《草儿青青》，她会唱里面的全部插曲。她和他和电影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笑在一起，流泪在一起。《草儿青青》，这是她的爱情、她的青春、她的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的象征。难道，它就是这个其貌不扬

的、蓬首垢面的女人创作的？

她的目光碰到了不速之客的目光。客人面如死灰的脸上，刹那间昙花一现地显出了一个骄傲的、喜悦的笑容。

“喂，你们看到她了没有啊？”底下的哑嗓子不耐烦了。

“我们要看见，就捆上给你们送去！”媳妇冠冕堂皇地大声喊着，把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时儿子也回来了。他很冷静，很从容。听完叙述以后，他走向旧书架子，翻出一本《大众电影》。

“就是它！上面有我！”文美君抢着说。她光着脚从床上下来，从这家的男主人手里夺过《大众电影》，翻出一幅彩色插页，上方是周总理接见《草儿青青》摄制组的照片。

“这就是我！”她指着照片上一个很潇洒的、相当年轻的女人说。儿子和媳妇凑了过去，果然，尽管照片上的人要漂亮得多，但显然，她们是一个人。

文美君容光焕发了，儿子、媳妇和老妈妈也容光焕发了。这是党的光，青春的光，艺术的光。霎时间，整个屋子被这光辉照亮了。

“真是难得的贵客啊，平时请也请不来啊……”儿子尊敬地说。

“您的电影写得太好了，希望您多写这样的电影！”媳妇兴奋地拥抱了客人一下。

“我也看过您的电影，老太太们也爱看……”老妈妈慈祥地说，她抚摸着文美君的头发。

“谢谢……”泪花在女作家的眼眶里闪烁。

“抓黑线人物喽……”喊声渐渐远去，消失了。

“妈妈，您好好做一顿饭吧，我去买酒！”儿子大声说，笑声震动着天花板。

妈妈最懂得孩子的心意，她挽起袖子，笑嘻嘻地向着挂着南京板鸭的贮藏室走去了。

赛跑与摔跤

话说某年某月，A地与B地都开展起来了赛跑运动。

A地跑得最快的人叫做A甲，屡得冠军，人们议论纷纷。盖人皆好胜，活着才有意思，A乙、A丙、A丁等运动员，对A甲甚不服气，于是都加紧了锻炼，提高了跑速。

A甲见此情况不敢怠慢，放弃了休假，推迟了婚期，为保持冠军荣誉而咬牙流汗。结果A甲、A乙、A丙、A丁等数位运动员，你争我赶，各不相让，愈跑愈快。

风气所及，A地的老人小孩，以至瞎子跛子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练起跑步、竞走来了，一个个龙腾虎跃，甚见精神。

B地跑得最快的是B甲，同样，B乙、B丙、B丁等甚不服气，赛了几次，都赶不上B甲。

B乙心生一计，他不去练跑（因为他觉得跑也追不上B甲）而去练使绊子。信号枪一响，他飞出一脚横在B甲腿前，果然把B甲绊了一个马趴。结果，B甲与B乙都没能跑快，B丙得了第一。

见此情状，B乙在下次比赛时又改绊B丙。这样绊了几次，几个人都火了，眼睛也红了，也忘了是谁起的头了，互相都处心积虑地去暗算别人。

于是，B地的赛跑出现了奇观，信号枪一响，不见有人冲向前去，但见你绊我的腿，我抄你的拐子，以及搂腰的、拽裤腿的、扔石头子儿的，无奇不有，劈里啪啦，响过之后倒的倒，歪的歪，滚的滚，

爬的爬。谁也不用想走动一步,更不用说跑了。

体委某负责人见到这种情况,便因地制宜地加以疏导,建议 B 地暂停赛跑,改为开展摔跤与拳击比赛。欲知 B 地运动员是否在摔跤、拳击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且听下回分解。

抢位子与空位子

有一个音乐大厅，上下三层共设有七千四百一十二个座位。这一天内部观摩，只发了四十张票，于是大厅管理人员宣布不对号，自由选坐。但这儿的人有一种习惯，老看着旁人的座位眼红，第一个入场的观众入门以后坐到了×排×号后，第二个人进去了，非让第一个人让开不可。第一个人不干。第三个人进来了，仗着自己块头大，一屁股就往第一个人身上坐。第一个一面喊叫一面挥拳，第二个人也去拉第三个人。这时第四个人也冲上来了，然后第五个、第六个，你挤我，我撵你，混战一团。最后音乐会宣布取消，四十个人又抢着在同一个时间走一个门，又是一番混战，结果致残五名，重伤二十六名，轻伤九名。

其实空位子多得很，出入口及太平门也很宽敞，即使块头大的那位先生需要一人坐五个座位，也没有什么困难。

不准倒垃圾

A地与B地开展卫生竞赛，特别是在清扫垃圾方面，两个地区的居民都花了很大力气，查卫生那一天，两地都是一尘不染，双双得了红旗。

为了巩固卫生成绩，A地负责人——简称A长，到处张贴布告：“此处严禁倒垃圾，违者重罚！”结果居民们端着垃圾桶绕地区三周而不可倒，便干脆乱扔乱倒。A长到处捉人罚款，于是居民们改为天黑以后偷着倒，深夜倒，黎明之前倒。结果是A长又累又气，狼狈不堪，而A地遍地垃圾。

B长只在一处贴了一张招贴：“此处可倒垃圾”，并且安排了集中清除这里的垃圾的办法。结果可以想象，除了那个指定的垃圾站外，哪儿也没有垃圾。